花浦集 四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三目錄

文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三目錄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三

文

斥和疏 丙子春

司憲府掌令臣洪翼漢號天失聲仆地瀝血謹構一疏敢冒萬死于 主上殿下臣日接義州府尹李浚狀啓其中一款即金可汗稱帝事也答問之際李浚能以天無二日等語攘而却之臣看未了不覺激昂增氣曲踊巨踊者三百而益感我 祖宗朝禮義名分炳炳不滅猶使操弓武夫維持自守抗勵不撓者若是凛凛然而况於 聖上乎而

況於相臣乎廟堂諸臣必應從長謀對筭無遺策
不使我 君父挫屈不使我 天朝恥辱者豈復
下於一武弁哉此非遂劣小臣所可爲私憂者而
第念臣自墮地之初只聞有 大明天子耳此言
奚爲而至哉賊臣姜弘立誘引寇猝至列城奔潰
乘輿播越乞和爲好雖出於不獲已而一向摧頹
徒肉於桀驁之強呑可勝痛哉苟於其時先梟弘
立之首首明君臣之義示其所以逆常奉賊陷沒
父母之邦者不暫容貸於覆載之間使我堂堂大
義睹揭如日星然後講其交隣之道約其兄弟之

義則戎狄雖豺狼也豈無感聳而革心歆艷我禮
義之爲義乎計不出此惟以得弘立爲幸而倚以
爲安危俯首聽命眞若弱奴之事強主者于今已
十稔矣其欲左袵我 國俗臣妾我 君民者實
由是爾不良厥始雖僭号追臣自唱稱帝之說魂
欲消而氣欲短若累日矣臣寧有魯連之死不忍
使斯言復褻汚於耳孔也我 國雖僻在海隅素
以禮義聞天下天下稱之謂小中華而 列聖相
承世修東藩之職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今以奉虜
服事而臣之偷安僅存縱延晷刻之淹其於 祖

宗何其於天下何其於後世何且聞今胡差所帶來者半是新附之西韃云臣雖未得其眞贋而西韃之於我 國旣無交聘之禮則又奚有儐接之道拒而不納之可也而入境有日揚揚將抵京訖無廟堂之一言臣未知處廟堂者何人而高枕熟睡尚未覺悟也如此噫身居廟堂恬嬉於平日不足耶賊虜遺 君朝夕禍迫而猶且晏然不動其視 君父之受侮不啻若吳越人之尋常然則虜人之稱帝非虜人之所以自帝實是廟堂之所以使之帝而後虜人不得不以爲帝者也夫人之心

髓受病而支體能保者幾矣國旣傾覆則廟堂焉往而獨享富貴乎惟臣死生繫國家安危雖爲身謀亦不當如是也夫忠者在中人亦性臣未知今日之廟堂亦獨何心將置　廟社於何地將置　君父於何地實未知愛其身也甚矣今觀虜人之意不過矜張耀武迫脅而强驅之耳渠苟欲稱天子莅大位惟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誰復禁之而不可必欲禀問我而後行帝哉其所以渝盟開釁嚇我藉口者明矣而抑見其要我立信約將以稱於天下曰朝鮮尊我爲天子者必矣　殿下何面

目立天下乎可强可弱者在於斯其存其亡者在
於斯伏願 殿下毋蹈丁卯之覆轍再誤今日之
事機焉臣以爲戮其使而取其書函首奏聞于
皇明責其背兄弟之約僭天子之號明言禮義之
大不然悉陳隣國之所有道則我之說益申我之
勢益張矣設或忿而加兵亦將有以怒我而怠寇
也嗚呼事已急矣凡有血氣者莫不扼腕而顫膽
行乎廟堂之籌畫而元戎閑坐於 山陵 聖明
淵默而深居寂然無聞於一事之規爲臣固不識
其所以然而然者也區區過慮只自悶鬱聊試仰

首而一鳴號焉想乞　殿下奮發自勵益振大勇
亟執虜使之在舘者列于藁街顯加天下之誅如
以臣言爲謬妄而不可用則請先斬臣頭以謝虜
人焉爲人臣子者其可忍使　君父見辱於羯奴
而生亦奚爲臣雖孱弱已甚猶當一障而乘之期
殞於虜鋒決矣環東土數千里疆埸寧無一人義
士即今兩西人民懲刱往日之鈔略切齒腐心矣
不與此賊俱生而愚婦女子猶且噤齘是誠激義
賈勇因風吹火之秋也惟　殿下遽下哀痛之敎
檄召八方之士躬御六轡面諭大義其爲　殿下

之臣子者孰不踴躍而後先爭效死綏之忠哉臧
虜之期可指日而待也臣非不知言出而禍從目
見危亡之急誠有所奮筆而狂嗷[illegible][illegible]交頭同知
所戴臣無任激憤懣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深嘉爾爲國之誠所陳行使事欲
爲太早徐觀所爲而處之未晩也

抗金汗書 丁丑三月初五日

大明朝鮮國累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
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焉夫四海之內皆
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豈朝鮮本以禮義

相尚諫臣惟以直截爲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
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爲若果渝盟則是悖
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
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况爾國之於
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 太明之於朝鮮
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
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
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
盡忠孝而已上有 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
今 王世子大君皆爲俘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

一疏之狼陳以致家 國之禍敗發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負所甘心血一叢鼓魂去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速死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三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四目錄

花浦先生遺稿卷之四目錄終

金將軍傳後叙

皇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春三月惟我左營將金應河及奴賊戰死之王命也於是朝之大夫士若草野游居懷鉛槧粗業文詞者俱聲詩歌頌之繪事者又貌得猶恐其蹟訛泯不章余適會罹負薪憂不得暇餘事猶且聳聽嗜歐再三居無何家僮對走自賊中來始以公山嶺點勸送元帥營者為言弘立輩至今活仍道應河事顛末甚悉云應河初飭事禱訖志已舍玉愴然有決色乃申冠令曰今日之事君事也師

耳目在旗鼓不用命者法之衆皆領無不奮武怒急繕者遂前逆諸深江落一鼓塡然士咸有進死心頔行頓刃莫不敢血戰應河挺身左承附一發殪渠帥賊傷囊而退賊大惕懼亡益其兵肉薄萃厥數倍之忽有獰風大作藥飄銃口死無力不能距來賊乘之無復可爲時弘立等已與賊通謀稍無戰色咸袖手傍觀應河抗聲疾呼曰弘立元帥胡不出戰始君勑吾等云何王音猶在耳生囿可惜王命烏忍賣之況天兵敗壹大劉都督已燔於義不可獨活即班馬靠柳木下獄立左右射中必疊雙賊環而截潰者三矢且

盡遂拔劒擊之劒所擊亦不下射數夫事將去劒
刃先摧何天力不如人卒使霽雲徒死於賊而厓
志彿甑之矢耶嗚呼痛哉數日賊夫捲陳嘗孩瘞
者有認應河於積屍中血殷殘甲矢集如蝟目猶
視面如生手中劒半摧握不釋眞若擊賊者賊錯
愕睨而不敢逼賊大異之齊口宣言曰倘復有柳
下將軍吾秀支必皆懾柳下將軍云者蓋以其戰
死柳下故云爾惜乎向使識應河者甄升而柄授
之得居弘立右如孔明之魏延則彼雖狼心狗行
安得不爲用國恥必不至濯首深惜乎居廟堂參

謀軍國者不得辭其責且應何以孤軍角課冠於我馬地能令出死力幾得雋亦可謂善戰如使弘立等雖罔著股肱力因風吹火助聲勢萬一則功可立矣身擁大衆坐見其豈敢崇讐是誠何心將復有甚於是者歟噫弘立之肉其足食乎恨不得剖其心以祭忠義之魂也公之精忠義烈當與天地相終始青海城頭赤旭恒升嗚呼公之心不死天子深嘉之立廟鴨水上吁烈哉其忠魂毅魄想必往来于茲而或爲雌陽厲或現玉泉聖雄風急雨驅霹靂撼山岳者髣髴乎公之氣像者矣吁烈

我或云應河字景義身長八尺餘傾盤真箇好男
子撲風儀嶷嶷可觀為人樸直惇厚便弓馬孝友
肥其家信義服其鄉鰆必迪撿押於諸武弁中未
易其人身雖獲表薄材可柱國故相李公恒福體
察使朴公承宗嘗交章薦引之累轉判慶源官將
至客有縄小女美而艷識可薦枕者且其閭族金
貂貴顯召盡卜為妾乃求董叙之鰲援公毅然謝
曰男兒窮達天也青雲雖力庸可緣婢妾致之且
僕素貧賤者倖得五馬貴今於　上命不得挈家
累與俱顧念昔糟糠時良用貫婷慽倚更何安漁

色容羞赧面頸發赤其雅深德操不可相也尋常身上事大率類此又嘗畜一寶劒恒言吾平生事業惟是而已人未曉其意只笑其長大好帶及是死猶握不釋昔即此劒云其胸中義氣所蓄蘊積挑燈之看磨頭之視迺今尤驗嗚呼綱常大節萬古宇宙間棟樑亂臣賊子之大閑惟公能以隻手辨截然不可使犯惟彼全軀靑陰之徒錐剪俊氣游魂魄已奄奄九泉下矣安知夫勇夫健將自此益激厲為國家干城鎖鑰而使外冦不得窺覘竊發公之死誠不幸而公之死亦幸耳自古忠臣義

士何代無之如公者果幾人烈烈乎堂堂乎屹然若砥石之頹波信乎不多匹其必有太史氏大書特書於諸簡冊永貽不朽者如青天白日而顧余慕節義之心顚隮扼腕有不自知止者敢既序次僅斗言如右繼以贊者云

過趙重峯閭有感

丁巳夏四月慕有𦐂衣之行既覲省還南出商山而路漆川比至安邑縣將朝食晨踰邑嶺於路左紅門邐峙訝而觀之則乃趙重峯父子讀旌之慕其人舊意下馬再拜仍念先生金浦居之錦山

死之者間而旌之宜彼兩地奚於此鮮生之莫嘗
先賢事乎之可恥也遂移時不去徘徊俄有腰脊者
過試問之號而答曰公獨不聞道先生之事乎吾
嘗得梗槩先生仕于 宣廟中年坐孤介不得於
朝仍去治三山極有聲績先壬辰一年先生奏封
事論海寇必深及冠深卒能扶義死國事與子俱
此乃先生之一家忠孝備美終始炳炳者也先生
於戰死年春猝喪姪德及夏將營葬一夕於中庭
仰天噓唏久曰急治事賊已犯境吾者骨且不得
入於土事已左驗果如之既而與其子完基計曰

令賊已張甚 上已西國不可為也臣子尚惜一死吾吾可噤齧誓衆衆爭賈勇每遇賊確必捲戰賊畏忌之時時退縮及錦之戰賊蝟集主客之勢懸殊縱一嘗寇我師雲翔無復可救完基知事之不濟以公戎服自說為公者冀免公卒遇害父子同死一刃下先生有側室子三人其名則余忘之矣母族於洑川李氏以故先生之骨歸于此至今香火不絕旌表年月閭村不須及余聞之益歆艷咨嗟嗚呼腰斧者庸庸一樵叟足不出山野之間擔柴負薪是其職也猶知大義峻節凜凜可尚能

道先生事吃吃不離口此先生之所以為鳳凰芝
草也惟彼謟諛助攻者亦獨何心哉或謂之釣名
而死其心事不啻下樵叟萬級而有甚於寇賊之
凶鋒吁慘矣人國有諂夷齊而優盜蹠者豈特舜
奚性情其他日背誕崇讐者必出於此等輩矣以
賣國偷生為能事節義之不為美於乃心者此矣
之置齒牙間余夙聞先生之風恨不得其詳且憎
小人之論幸此樵斧者傳於是乎言樵斧者安邑
縣人金氏秀雲其名遂為詩曰

客子晩向関河東亂鴉啼處青山空歸時鞭影

背匕立何彼紅門烔草中 雙揖看得儷嚴義曰
忠曰孝趙家事當日後凋歲寒知一命僅能酬
萬死東門長嘯竟貽禍九玲忠言曾莫可龍顏
空帶去邵愁翠華遙臨遺求左莫言叅墨太夫
恥二十四郡無一士書生大譆獨論國弦挂滄
波公則是早揣成敗判衆寔含書惟知甘捨命
金精夜隕錦野月坂名無端驚落鳳父子殉國
世所罕古來纔見石頭下寒崖何處戰骨歸土
埋英雄塊一片精神如許死猶生碧雲千秋孫
月明牙門豈唱豈公榮毅魄應慚身後名只有

橋梓苑祠碣却說忠臣孝子綦曾聞黑青釣名
死誰信芭跛此老口芭披老人採樵者饒道先
生忠讓雅乃性慈騃亦何知始覺公言在草野
幸茲香火賽俗節劒頭青松枝尙贊沉吟欲去
更排佪我詩負之不肖哩

花浦先生遺稿附錄卷之五目錄

附錄

處士洪公墓表文

遺簡

花浦先生遺稿附錄卷之五目錄

花浦先生遺稿附錄卷之五

附錄

行狀

公諱翼漢字伯升號花浦姓洪氏系出南陽始祖
諱先幸金吾衛尉別將同正是生檢校將軍諱叔
是生衛尉主簿同正諱光呂是生尚衣院直長同
正諱淳是生大官署令諱儒是生禮賓寺丞同正
諱之瑞是生工曹典書諱德義是生知善州事諱
子徽是生同知中樞院事諱益生是生大護軍諱
貴濱是生左贊成諱淑是生監司諱叙疇是公曾

祖也祖諱磑縣監考諱以成成均進士妣安東金氏生員諱琳之女公以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生及十五歲公伯父秉節校尉諱大成娶星州李氏諱宣之女無后取以子之公自幼聰明秀發迥異凡兒孝友忠信根於天性平居嘗以讀書爲業經史子集過目輒記剛果正直辭氣卓犖激昂慷慨無所撓避每覽古史有以節義死者必儀形而景仰頗有擔當底意思容貌端肅望之儼然自一家内書籍几案以至庭除卉木方列整齊一切浮華之習不喜也平生不妄交遊及出而仕

絶無要路遽見人有非義卽斬然無少假借而至其待人接物一以誠信人無不敬憚而心服之内行純備尤謹於追遠丙午正月遭秉節校尉公喪戊申三月又遭進士公喪廬居執禮前後俱至己未三月金氏大夫人以癘患卒于榮川地聞訃奔往則一家兄弟已出他所相與抱持痛哭仍欲入哭殯側諸兄弟以爲千里奔馳之餘若遘疾必死涕泣挽止使不得入公曰吾以出繼故不得侍在膝下疾而不親嘗藥殁而不親襲斂吾卽天地間一罪人也豈忍顧念死生不卽入哭少伸至痛乎

仍奔入殯前哭擗無數絶而復甦者數至於淚成血而染衣襟左眼幾乎失明視物不如前喪制將畢以其聞計日從通典盡其月日之文追服其服别搆告辭設奠除服而歸其顔色之慼血泣之哀人到今稱之進士公臨終欲嘗白魚而終不得進故平生不忍食至於大忌哀毁亦過血淚斑衣誠孝之超倫一家人莫不感歎奉慈母以孝惟以承顔順志爲之本居窮守約甘旨無闕苟其悅親之心者雖鄙事亦能之晨昏定省未嘗一日或曠也酒戶甚大最所嗜好而其在膝下未敢斟杯盞以

大夫人惡旨故也嘗受業於月沙李相公之門相公亟稱之曰異日爲偉器者未必非此人也其見重於先輩如此昏朝政亂科取不公公於辛酉中謁 聖見擬於主試者人皆爲公惜之公則夷然不以介乙卯公年三十捷司馬第二 仁廟改玉之元年甲子夏擢公州庭試文科壯元例授成均館典籍移司憲府監察七月以請誥命冕服事充書狀官偕李德泂吳䎘航海朝 京師時禮部尚書林堯俞等立異毛帥移怒本國不許准封事機泄滯幾且不諧公再三呈文竭力發事事之終始

皆公之力也翌年夏四月還朝冬至使權啓先已
搆誣一行至是獻納權濤等　啓以負徑留置罪
當削奪　上卽允之未幾　教曰奏請使臣等竭
力完事之誠將命越海之勞不可不酬盡還其告
身敍爲　世子侍講院司書司諫院正言兵曹佐
郎正郎旋補高靈縣丁卯聞姜弘立投降虜庭引
誘犯境遂發兵倍日并行未及都城　朝廷已議
和矣乃痛哭而還戊辰春遆歸秋除高山察訪以
親病不赴尋拜兵曹正郎司諫院正言陳疏請治
弘立附賊之罪以快神人之憤朝野多之歷成均

館直講司藝兵曹正郎庚午爲養出爲扶安縣監
翌年罷歸又拜兵曹正郎以病遞歸江華別舍養
閑數年丙子春拜司憲府掌令兼春秋館編修官
時金虜以僭號事來公首議斥絶抗疏極言請斬
胡差奏聞天朝辭意激烈　上優批以答崔鳴吉
力主和議請送小譯于瀋陽以探賊情實欲更通
和好也公以大義面斥鳴吉鳴吉由是深忌之是
年十二月十三日虜警猝急　大駕定出幸之策
鳴吉言于體察使金瑬曰與某首排和議以致賊
騎之充斥若非此人孰肯置身於賊路乎仍首擬

平壤庶尹除授促行人多爲公危而公則以徇國死報爲心略無幾微色聞者莫異之十四日肅謝出城賊兵已迫弘濟橋矣奉母夫人寄寓于江華之摩尼山仍告行分司由喬桐走海西單騎虎穴萬死一生二十有餘日始達平壤寶山城城中自金自點之敗人心洶洶一時潰散凡百械具無不鑄漏公至之日遂馳檄諭之曰日於竄蕩之初李府以空官衆無所統失其依歸哀我蒼生徧被兵禍至如府屬各項僕隸將官衙兵之類同時星離竄身迯方實非背公情勢固然孑遺殘命顚沛何處

撫念至此慼惻曷極自今展尹來莅職事則衆可
謂不爲無長矣其各將父母挈妻子劃卽來赴務
相完聚俾無後悔且閫帥府逃散軍兵幾盡還家
云身旣犯律決難自便惟當改心易慮舍舊圖新
覘賊形勢或躡後追襲夜斫營壘或折馘執俘期
猗將來之績永掩已往之眚我言不誣咸聽勉旃
於是人心稍定士氣思奮爭相來集倚公爲安公
悉心籌度夜以繼日守備之方各有條理一城之
中賴以得全公西來之後寄在孤城家國存亡遐
無憑聞思。君戀親之懷一於詩發之以宣其不

平語多悲惋 朝廷用主和者計執送斥和臣三人公首與焉平安都事田闢因 諭旨令甑山縣令邊大中械繫公于平壤亘罡營送諸金汗營聽命實崇禎丁丑二月十二日也是日公猶不食申告乞解縛大中不聽儀有殷山縣監李舜民從外來慰藉甚至公曰國事至此螻蟻殘命不足論也但我雖無狀豈畏一死況有 君命遞將焉往乞緩我縛使食登途舜民仍勉諭釋縛食訖夜將二更渡江而西窮晨疾行五日而到義州府尹林慶業迎公入座曰 國事至此夫復何言明公此行

眞男子事也生旣能扶大義死可以光竹帛雖死
有何所恨公答曰由我一跪 國事大誤奚暇論
其餘死固不足惜仍請亟往毋使 君命稽滯慶
業問公行資無不辦治以彌串僉使張超押送之
行至通遠堡有四胡人來問繫頭遠來之由具道
所以然胡人曰我是汗之家人也公今遠來想必
飢乏仍解橐出食物饋之曰公有何罪到瀋陽汗
應即釋而還雖以蠢然之性猶知感公之節義如
此云二十五日始到瀋陽道路所經俘獲人畜繼
屬不絶見一橐駝背上置尙瑞院寶匣不勝悲憐

號啼不已傍人莫曉其意惟慰諭而已華人爲假
撻者看公孫累問其所以輒嗟惜曰公眞忠臣也
若使 大明天子知之寧不聳動激勵男兒至此
死亦有光在公何恨公眞忠臣也遂相慰勉之淂
囚公于別館使禮部傳士官來設宴朝夕所供更
盛具以進謂曰皇帝所送不可不食公曰吾只有
一死而已豈可食無禮之食乎終不受龍胡又使
譯人傳言曰汝何故入來公曰吾以斥和首唱臺
諫被執而來龍胡曰汝國朝官最多斥和者豈獨
汝一人乎公笑曰吾雖至此豈畏死而諱他人者

我龍胡再三詰之曰汝外必有他人力諱直告公
曰上年春汝之往我國也陳疏請斬汝首者獨
吾一人龍胡亦笑而去三月初五日汗盛其兵衛
招公以入公方食顏色自若進食如常顧謂從行
蒼頭曰汗必戮辱我我志既定今日我死矣俄而
列卒傳呼催入甚急遂縶公兩手而迫促之公黃
屨雍容無少動其心蒼頭恐甚並怒亦從傳從之
公笑曰男子到此當從容就死何必關其命而有
汲汲若爭及至庭前屹然特立左右群胡皆起立
汗即命解其縛謂曰何不跪而倨傲若是公曰此

膝豈可屈於汝乎汗曰汝何先背盟而抗疏斥和使二國成讐乎公曰爾國與我國旣約爲兄弟而反欲稱帝先背之失在於汝乎在於我乎汗辭屈良久曰汝旣首議斥和則其志必欲殲滅我類而大軍之來何不迎擊反爲我所擒窮蹙若此乎公曰我之所爭者只大義而已成敗存亡不復論也若使我國臣民一如我志則爾國之亡無日矣卽解衣投地曰聞爾國刑殺必臠爲云何不速臠我仍索筆書示曰 大明朝鮮國纍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

焉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　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惟以直截爲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爲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况爾國之於　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　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　君

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令　王世子大君皆爲俘虜毋存殺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家國之禍敗擯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囊鼓塊去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速死汗使解字漢人翻譯而聽之顧謂左右曰難矣哉此人也仍出示公斥和疏曰吾豈不可爲皇帝耶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豈可爲皇帝也汗大怒令二胡扶公兩腋而出二胡乃其國刑人者云斥逐其蒼頭拘之別館使不得審其所處後以

鞍馬衣衾等物付譯人金汝亮並與蒼頭而還之
蓋公抗賊之書郞張超所傳亦公之蒼頭終始不
離收得公日記且自目擊而悉傳其梗槩故詳聞
顚末而至於假撻葦又多服公之義爲我人道其
事大抵皆如此云爾江都之敗公之長子𪟝元奉
公大夫人李氏及繼室許氏自麽尼山將轉入喬
桐達夜扶携纔到浦口天未曙而虜已迫矣𪟝元
見許氏終始不屈鋒刃將及輒以身翼而代之如
是者再三衆鏑攢體竟至命殞其妻韓山李氏亦
自刎死其傍許氏又自投於水隨潮遠沒終不得

收其體乃正月二十五日也次子晬實前一日已
遇害於磨尼山矣惟大夫人及幼稚末女俱以老
弱獲免矣公皆未及聞知而北行到宣川日寄書
二子眷眷於一家之存沒重以後事戒之曰汝等
勿以我爲念惟侍老親與汝母終始保全無使我
絶嗣蓋於此時公始聞江都之敗而未知一家已
被賊害有此書耳噫公之所樹立旣知彼卓卓一
門死者凡幾人而又如是烈烈而適會其時强近
之親落在遐鄕未卽聞知 朝廷而竟使泯沒無
傳焉此尤痛哭處也朝家特用 恩典月給大夫

人稟料終其身並及其女大夫人李氏病公之無嗣取公之長兄翼亨子應元以爲後先是以一衣招復許氏於江都又以 昭顯世子在瀋中匹帛噑復並藏於篋笥時復摩挲痛哭不懈惟望公之生還不忍以是襲之年至九十而終日復待之猶未已故在大夫人時不敢虛窆矣 孝廟特命錄用其子孫又仍筵臣金時振陳白 命贈公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帶具焉崇禎丁丑後十七年癸巳嗣子應元乃以噑復衣冠合葬公及許氏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公之先府君墓左巽坐乾向

之原以三月初五日爲諱辰爲傍邑士子又建祠
于墓下公爲文清健警敏專以志氣爲尚雖連篇
累牘得意放筆若已經意者然平生所著述不知
其幾千篇而兵燹之餘散軼殆盡惟詩賦表散文
若干篇及航海錄序和疏西征北行日記存焉耳
其一句一字罔非忠義之發而至如瀋陽踏青日
一律人到今傳誦而至有墮淚者云皆别錄而藏
于家公享年五十有二公前娶綾城具氏正郎坤
源女以萬曆丁亥十一月初二日生甲寅十一月
初九日卒享年二十八卜葬于楊州豐壤縣乾川

里花踰谷午坐子向之原有一男一女後娶陽川
許氏郡守寔女以萬曆丁酉三月二十四日生丁
丑正月二十五日卒于江華享年四十一 懿行淑
德貞順孝慈出於天性而愛育前室子猶已所出
及遭賊變竟至自決其貞烈之操早已著矣有一
男二女男長晬元娶縣監李獲女無后而俱歿於
江都次晬寅遇害而夭嗣子應元直長郡守鄭昌
徵士人尹世鳴郡守沈益善其婿也應元娶士人
沈光濂女有一男四女男禹錫娶縣監尹以宣女
女長適進士許玧生一男一女次適金弘載生一

女次適鄭相吉生一女次幼鄭昌徵有一男四女
男齊賢尚淑徽公主封寅平尉蚤夭有一男台一
娶都事李光夏女女長適佐郎李世白有一男四
女女長適權尚明生一男次適洪德普餘幼次適
任鎭元早歿無后次適李文佐生一男次適李秀
實生一女尹世鳴有七男三女男長以衡娶士人
尹相甲女生二女次以任娶士人申羽宣女生二
男次以道娶士人任坦之女生一女女長適沈昌
老生一男次適李叙道餘幼沈益善有三男四女
男長廷耇娶宗室海原君健女生一男次廷老娶

判官黃震耉女生一女次廷耉娶弼善韓縝女女
長適叅奉李泳生一男二女次適黃夏民次適趙
泰采餘幼內外曾玄孫並五十餘人

墓碣銘 并序

大明崇禎九年丙子金虜僭號挾蒙古以來要我
共尊之爲帝時花浦洪公諱翼漢字伯升以掌令
上疏曰金汗僭帝義州府尹李浚能以天無二日
攘而却之臣不覺曲踊巨踊者三百臣自墮地之
初只聞 大明天子而已自虜稱帝之後寧有曾
連之死不忍使斯言汚我耳孔也我國雖僻在海

隅素以禮義聞天下 列聖世修藩職恪且勤矣今若奉虜服事縱延晷刻之命其於 祖宗何天下何廟堂高枕熟睡視君父之受侮若吳越人之尋常然則非虜人之自帝乃廟堂之使之帝也伏願戮其使而取其書奏聞 天朝因以責虜背約僭號之罪則我之說益伸而勢益張矣 上答曰嘉爾爲國之誠斬使事似爲太早徐觀所爲而處之公又見主和宰相面叱之甚嚴其十二月金虜大擧入寇時平壤缺府尹主和諸宰以公嘗言虜不足平今可試矣遂差下迫遣之公走就家奉所

後母李夫人及家累安頓于江都由海道艱關萬
死卒至平壤時賊兵充斥遂保寶山小城召集兵
民激以義氣公晝夜乘鄣矢以效死其忠憤之意
時見於吟詠之間時 行在事急以斥和人應虜
索公爲首 朝廷謂虜曰洪某在平壤當自往所
執送丁丑二月十二日道臣以 諭旨繫公送虜
營時公猶未食監押官邊大中不肯解縛令食適
殷山縣監李舜民來見慰諭且請於大中公亦曰
我非畏死進食者公纔食即發至義州則府尹林
慶業迎謂曰生扶大義死光竹帛眞男子事也資

送甚備至通遠堡有四胡至曰我汗之家人也見
公飢饋以物曰公有何罪終必不殺矣未至瀋陽
觀者挾路或曰此義士也　大明天子知之寧不
聳動嘉尚送相慰勉之旣至汗置之別館使其禮
官設宴朝夕供奉亦甚設禮官曰此不敢不食公
却之曰此非禮之食也汗使問曰汝何敢入李曰
吾以所和臺諫被執而來耳又曰所和者豈止汝
一人乎公笑曰吾豈畏死而妄引他人耶詰嚇不
已公謂龍骨大曰去年汝使我國也請斬汝頭者
是我也龍胡亦笑而去一日公方食忽聞浮盤陳

兵衛將親訊之公食訖謂從行蒼頭曰我今日死
矣餓而縛公兩手而去列卒傳呼不令履地公責
履益從容自如蒼頭恐虜益怒亦從傍促之公曰
到此地頭寧復懾惕汗見公庭立屹然命解縛曰
何不跪時羣胡皆起以觀公曰此膝豈可屈於汝
乎汗曰汝何背約而斥和乎公曰爾既與我國約
爲兄弟而反欲稱帝臣我背約之責在我乎在爾
乎汗辭塞良久曰汝既首議斥和則我軍之出何
不迎擊反爲我擒乎公曰我之所執者大義而已
成敗存亡非所論也□使我國臣民皆如我志則

爾之殲滅不難矣卽解衣裸體曰速剮我剮蓋膀
刑也因索筆書之曰 大明朝鮮國縲臣洪翼漢
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慣謹當以文墨
控白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
子矣 朝鮮本以禮義相尙諫臣惟以直截爲風
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
以爲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
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
二天子哉況爾國之於 朝鮮新有交鄰之約而
先背之 大明之於 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

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
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
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
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今 王世子大君皆
爲俘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家
國之禍敗撲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
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釁鼓魂去
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
死速死汗使華人譯而聽之曰難矣哉此人也仍
出公斥和疏曰吾不可爲皇帝耶公曰汝乃 天

朝叛賊何得爲帝耶汗大怒亟使刑殺二胡取公
而去實是年三月初五日公聰明秀發剛果正直
孝友之性根於天得平居辭氣激卬無所撓屈每
見古人取義成仁必慨然企慕焉公南陽人始祖
先幸高麗金吾衛尉別將李朝左賛成叔監司叙
疇縣監磑進士以成公之高曾祖及考也進士娶
安東金琳女以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
伯父校尉諱大成取以子之後金氏卒於襁褓公
千里奔往則家人皆已出次抱持不欲入哭公不
聽曰豈忍計我死生遂入而哭擗絶而復甦者數

至於淚成血而目幾喪事其所後克盡誠心苟有
悅其意者無不爲也嘗受業於月沙李公廷龜月
沙稱之曰異日必爲偉人也乙卯捷司馬辛酉中
謁 聖及第諸權倖拔去 仁祖幸公州設庭試
公爲之魁歷典籍監察司書正言兵曹正佐郎外
任則高山察訪高靈扶安縣監也先是元帥姜弘
立投虜丁卯導虜入寇媾成虜以弘立歸公正言
時極論其罪請誅之其居家立朝行義論議類如
此丁丑江都之陷公後夫人許氏及子將元與其
妻李氏皆死焉時實未詳存沒蓋許氏遇賊不屈

睟元以身翼蔽鋒刃亂下睟元先死許氏投水李
氏自刎公不及知故北行時有家書眷眷於孝親
奉先之道在瀋陽繼文山有吟嘯諸作士林傳誦
莫不流涕　上命有司月廩其家　孝廟朝　贈
公都承旨而旌許氏及睟元夫婦李蒙旌典偕哉
章甫立祠于平澤以祀公哉　顯宗大王嘗語及
公及吳達濟尹集之死有言三人於名之所在不
能自抑而然矣　上曰不然彼三人者皆踐其言
而死不可謂爲名也嗚呼　聖學之高明可謂度
越千古矣公繼後子應元蒙　恩官至直長公曾

娶正郎具坤源女𨀞元及高陽郡守鄭昌徵妻其
出也許氏郡守寔女𨀞寅及士人尹世鳴載寧郡
守洸益善妻其出也應元以公及許氏衣履葬于
平澤縣西鯨井里巽坐乾向之原具氏墓在揚州
豊壤乾川里午坐子向之原應元男禹錫三女適
許玩金弘載鄭相吉餘幼高陽一男四女男齊賢
尚淑徽公主封寅平尉尹世鳴七男三女男以衡
以任以道餘幼載寧三男四女男廷耆廷老廷尙
內外曾玄摠五十餘人嗚呼粤自殷師以來禮
義素明至于麗季圃隱先生倡以道學至于本朝

又疑駸乎洛建之風矣以故三綱五常之與家傳而人誦焉至于臨大節而不可奪能以一身撐拄乎數百年綱常則未有若公之彰明較著者也況許夫人及李婦死於夫晬元死於親與公並立爲三綱之重此足可見公化範之懿也其磨頑立懦之風固將千百世而不衰也嗚呼偉哉銘曰 日月之昭乎山岳之峯乎其孰與之高明乎夫惟花浦公之節乎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領 經筵

宋時烈撰

墓表陰記

朴王考洪公諱箕漢字伯升南陽人號花浦又曰雲翁萬曆丙戌十一月廿二日壬子生乙卯中司馬甲子魁文科丙子以掌令疏斥金汗僭號丁丑三月初五日被害於虜庭繼妣陽川許氏亦以是年正月廿五日遇賊投水而沒後癸巳用衣履合葬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公考諱大成墓左艮乾原朝廷褒贈至冢宰諡忠正旌許氏官嗣子應元事載國乘及尤齋先生所撰碣文三學士傳前配綾城具氏一男一女男晬元爲許氏孝沒無后女適

郡守鄭昌徵許妣一男二女男聘貢未冠而夭女適士人尹世鳴先妣最孝歸吾嚴君沈諱益善官府使嗚呼先妣稚年罹禍沒身含戚嘗語及父母輒歔欷泣下又以墓儀之不備為至痛以壬戌終今八年也不肖等怠慢不揔尚未能奉承遺志已延者適守溫陽郡遂伐石以樹泣血以記云

傳

洪翼漢南陽人字伯升自少聰明秀發孝友忠信每讀史見死節義者則必色動而心慕焉光海辛酉中謁聖科時非權勢家子弟則不得與選主試

啇竟捿去公亦夷然也 仁廟甲子 上幸公州
設廷試公爲壯元例受典籍以監察充奏請使書
狀請 當守誥命冕服主事者沮遏事幾不諧竟
得準請而歸實公周旋之力也臺諫以微事論罰
一行入官職 上以其涉海竣事悉命還敍公由
是由侍從出爲高靈縣監丁卯姜弘立導虜犯境
公領縣兵晨夜赴難則 朝廷已與虜講和虜縠
歸因留弘立于我矣公爲正言請治弘立降虜反
噬之罪丙子春拜掌令時虜遣使來議僭號事公
上疏其略曰臣日接義州府尹李浚狀啓郎金行

稱帝事也後能以天無二日等語璞却之臣不覺
曲踊巨踊者三百而益知我 朝禮義名分炳炳
不昧猶使操弓武夫能知自守而抗厲不撓若是
凜凜況於 聖上廟堂諸臣豈下於一武弁哉臣
自墮地之初只聞有 大明天子耳今此虜言奚
爲而至哉向者賊臣引寇猝至 乘輿播越乞和
爲好雖出於不得已而苟於其時先衆弘立之首
使我堂堂大義昭揭如日星則我狄雖豺狼豈無
感聳欽豔我禮義之爲羨乎計不出此唯以得弘
立爲幸而倚以爲安危之機彼其欲左袵我臣妾

我者實由是耳臣自聞僭帝之説膽欲裂而氣欲
短寧爲魯連之死而不忍使其言汚耳也我國雖
僻在海隅素以禮義聞於天下天下稱之以小中
華而 列聖相承世修藩職事大一心恪且勤矣
今以奉虜偷安縱得延晷刻之淹其於祖宗何天下
後世何且聞胡差所帶者半是新附之西㺚夫西
㺚之於我既無交聘之禮則奚有儐接之道菲而
不受可也而入境有日訖無廟堂之一言臣未知
其處廟堂者何人也既已恬嬉於平昔而今此朝
夕禍迫之日猶且晏然不動其視君父之受侮不

翅吳越人之尋常然則虜人之侮我實是廟堂之
所召也嗚呼事已急矣凡有血氣者莫不扼腕顫
膽而元戎開坐於 山陵 聖明淵默而深居寂
無一事之規畫臣不識其所以然也臣竊觀虜人
之意不過矜張誇耀迫齎強驅耳渠苟欲稱天子
莅大位唯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何必禀聞於我
我所以渝盟開釁嚇藉我二者將以稱於天下曰
朝鮮尊我爲天子矣 殿下何面目立於天下乎
臣請亟執其使責其背約僭號而戮之以明示禮
義之大隣國之道然後函其首幷其書奏聞于

皇朝則義益伸而氣益張矣如其不然以臣言爲妄則請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焉臣恐使 君父受辱而苟生哉噫臣雖孱弱猶思秉一障而隕身於虜鋒矣環東土數千里寧無一人義士哉卽今兩西人民懲創往日而切齒腐心矣不與此賊俱生是誠激義鼓勇因風吹火之秋也可強可弱者在於斯其存其亡者在於斯惟 殿下速下哀痛之敎徵召八方之士躬御六纛而諭大義其爲 殿下之臣子者孰不踊躍後先爭效死綏之忠哉

上批曰深嘉爾爲國之誠斬使事似爲太早徐觀

所爲而處之未晩也時太學生亦上疏請斬虜使
虜使懼而遁去中外洶洶崔完城鳴吉力主和議
議遣小譯以探虜情其實更欲通和也公又以大
義面斥鳴吉鳴吉深啣之十二月十三日虜警猝
至時平壤缺廉尹鳴吉謂體察使金瑬曰斥和以
致虜者洪翼漢也今西路之任捨此其誰遂除授
促行人多來弔而公略無幾微色曰殉國死敵素
心也聞者嗟嘆十四日肅謝促發則虜騎已迫西
郊矣遂奉母夫人安泊于江華之磨尼山由喬桐
西走任所穿過賊屯二十餘日始達平壤之實山

城則城中聞元帥金自點敗人心洶洶一時潰散
公遂發文招集曰日於寇深之初本府以空官衆
無所統偏被兵禍至於將官衙兵同時離散實非
背公形勢固然矣孑遺殘氓顚沛何處撫念至此
隱惻何極今則當職來莅本府其各率父母妻子
劃卽來赴務相完聚且聞帥府軍兵逃散還家云
身既犯律決難容貸惟改心易慮以圖自新或覘
賊形勢或躡後追擊或乘夜斫營或析馘執俘期
樹將來之績永贖已往之罪我言不誣其各勉旃
於是人心稍振士氣思奮爭相還集公益心善策

夜以繼日守備之具略備卒得保其城賊初　上
將幸江都自南門回　駕入南漢山城圍急賊要
斥和臣以甘心嗚吉遂與廟堂議以公及尹公集
吳公達濟應副請在尹吳二公傳丁丑二月十二
日夜平安都事田闢以　諭旨指揮令甑山縣令
邊大中執公于平壤豆里島縛送賊酋營時公未
及食乞觧縛食食而大中不許殷山縣監李舜民
來見慰之公曰　國事至此螻蟻殘命不足論也
但我豈是畏死者況　君命其敢逃乎而來縛至
此乎李舜民[illegible]諭大中整緩其縛而進食夜二更

渡江而西晨夜疾行五日到義州府尹林慶業或云出迎公於一舍外迎公入坐曰明公此行真男子事也生既能扶大義死可以光竹帛復何所恨公曰由我一疏禍敗此極死不足惜尚論其餘但願丞往無使 君命稽滯也慶業問公行資有無辦治甚具或云且解其裘以衣之遂使彌串僉使張超押送之至通遠堡有胡四人來問繫來之由具道其故胡曰我是汗之家人也仍解橐出食物以饋之曰遠來想必飢之公有何罪到瀋陽汗放還矣二十五日始到瀋陽公於道上目擊我人俘

虜繹屬不勝悲憤及見槖駞背上載我國 御寶
不覺痛泣焉旣至華人之胡服者爭來諸立莫不
嗟嘆曰眞忠臣也若使 大明皇帝知之寧不聳
動男兒至此死亦有光迭相來慰二十八日汗使
囚公于別館令其博士官來設宴厨人亦盛設朝
夕之具以進曰皇帝所賜不可不食公曰吾只有
一死而已此豈可食乎皆終始不受胡將龍骨打
至所館使舌人傳言曰汝何故入來公曰吾以斥
和首倡被執而來龍胡曰汝國朝臣甚多斥和者
豈獨汝一人乎公笑曰吾豈畏死而諉他人者哉

龍胡再三詰之曰汝外必有他人勿諱直告也公曰去年春汝之使我國也請斬汝頭者獨吾一人龍胡亦笑而去三月初五日公聞汗盛陳兵威將引以入公方食顏色自若盡食如常顧謂從行蒼頭曰汗必將屈辱我我則不屈今日我必死矣俄而列卒傳呼甚急焉至門外則繫公兩手督迫之公步履愈益安舒蒼頭恐其激怒亦從旁促之公笑曰男兒到此當從容就死豈可蒼黃失措乎及至庭下屹然特立羣胡皆起立聳觀汗使解其縛謂曰汝何不跪而倨傲若是公曰此膝豈可屈於

汝乎汗曰汝何先背盟約而斥和使兩國成釁乎公曰爾與我國旣約爲兄弟而反欲稱帝臣我背約之失其在汝乎其在我乎汗辭塞良久曰汝旣首斥和約則其志必欲殲滅我類矣大軍之出何不迎擊反爲我所擒乎公曰我之所執者只大義而已成敗存亡不復論也若使我國臣民一如我志則爾國之亡已無日矣即解衣投地裸裎而言曰聞爾國刑殺必以臠割云何不速行臠割乎仍索紙筆書曰 大明朝鮮國纍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焉

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
朝鮮本以禮義相尙諫臣唯以直截爲風故上年
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爲若
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
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
哉況爾國之於 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 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
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
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
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 君親俱不

得扶護而全安之令　王世子大君皆爲俘老母
存沒亦不知良由一疏之狼悖以致家國之禍敗
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贖罔赦
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寒鼓魂去飛天歸遊
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汗使漢
人譯而聽之顧謂左右曰難矣哉此人也仍出公
所和疏以示曰吾豈不可爲皇帝耶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寧可爲皇帝也汗大怒遂令二胡挾執
兩腋而去二胡乃其國刑殺人者執公蒼頭拘之
別所其後只以鞍馬衣衾之物付譯人金汝亮並

其蒼頭還之盖公抗虜之書卽張超所傳而來者公之蒼頭被拘以前終始隨公目擊而歸言之亦以公日記而來華人之慕公義者多爲我人說其事如此云初江都之敗公長子瑢元奉公大夫人及公繼室許氏自磨尼山轉向喬桐纔到痛口虜騎猝迫許氏被執拒賊不辱罵亂下瑢元鞭以身翼蔽之瑢元旣死而許氏自殺永瑢元妻李氏亦自刎於瑢元傍實丁丑正月二十五日也前一日公次子瑢寅已遇賊死於磨尼山矣唯大夫人與公二女以老稚得免焉然公皆不及知行到宣

川寄二子書眷眷於家屬之存沒又戒之曰汝等勿以我爲念惟侍老親與汝母終自保護無絶先祀 朝廷月給大夫人廩料終其身並及其二女孝考初特命録用其子孫復 贈公承旨始公之死 昭顯世子命以衣帛招魂而送之公竟無子繼後子應元以公衣履葬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先兆許氏祔焉傍近章甫建祠墓下而俎豆之公性至孝喪考血泣三年事母務悅其心飮酒能多而以母之不悅也在親側未嘗酡顏焉爲文淸健警敍氣格奇逸其一言一句罔非忠義之所發也乎

生著述甚多而盡失於江都之變鰲瀋陽適値三
月三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折新胎孤鳥樊籠意轉
哀荊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石
陰山動雪入春漸月窓開飢渴僅能聊續命百年
今日淚盈腮士林皆傳誦流涕公生于丙戌十一
月二十二日死時年五十二
孝考朝廷臣金始振啓曰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三
人節義宜有褒贈以樹風聲而當初則迫於疑懼
矣今歲月浸久保無他憂矣 上即命施行於是
贈公都承旨

㦲云庚辰朝家以計密通 皇朝虜入覺之執崔鳴吉以去鳴吉有詩曰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天道由來好回換白頭今日又西行崔若於此時見殺則庶可少贖其罪而竟至無恙豈天意於彼此之間要有所抑揚者耶

謹按春秋之義列國之臣尊尚京師自稱陪臣蓋分定也天經地義民彞之大者有違則禽獸也我 太祖立國 高皇帝命爲朝鮮以爲東藩 本朝世守侯度誠心恪謹 太宗皇帝嘗曰 朝鮮國王愛我我不及至壬辰倭變 宗社

爲墟 神宗皇帝興天下兵力以存之則凡此
東偏草木昆虫無非 帝德攸洎也丁丑事迫
於不得已然萬折必東之心則未嘗已也而至
我 孝宗大王則聖志尤卓然如日月之皎然
矣彼三臣者能以死明其心天經地義民彛賴
而不墜而 孝考崇報之典更無遺憾豈不盛
哉或者謂今日無地可讀春秋蓋不知有三學
士也今 上戊申嘗御熙政堂問三臣事於遠
臣吏曹參判閔鼎重具本末以對左議政許積
以爲喜事釣名之人鼎重曰其時虜人敢譬

天朝始建僞號則彼三臣者安得不痛斥乎
上曰事係 天朝大義當如是況終能殺身踐
言不可謂釣名也大哉此眞聖人之言也 上
又曰其時洪太始謂三臣如何建祠以祀則何
如領議政鄭太和曰恐煩聽聞也鼎重曰若建
自士林則不可禁也 上然之又有進士李重
明者上疏乞立 神宗皇帝廟 上下其事朝
議不一故卒不行然 上意則以爲是故即官
其人愚嘗謂此議早晩有成我 孝考當配侑
而彼三臣者亦宜從享 廟庭也又按尹學士

祖父龍陽公合達其兄府使公蔡俱徇節死洪學
士婦與二子及子婦俱遇虜不辱潔已而死尹
之義有所受而洪之義有所授豈非我 列聖
及皇上培養之致哉同時如金淸陰鄭桐溪
諸公亦同有春秋大義哉黃篠知一皓亦見殺
於虜其子璡年甚少常泣血號天嘗以洪公遺
迹示余請爲序蓋以其父之稱大略相類也未
幾黃生奄忽而逝余嘎愴之心愈久而不能已
也今淸州牧使南公九萬來請余曰吳學士乃
吾姑夫也吾先君嘗裒集其事實爲一通欲請

於從者以立傳今吾姑慟然含恤祈見此事之成啟並以三公事爲托旋聞南公姑下世余前後孫人之意深矣是將爲沒身之恨矣亟取筆書之而名曰三學士傳死者有知將不恨其早暁之有間也嗚呼讀此而無涕者眞所謂無人心者也然春秋之義爲今所諱言者久矣南公兩世非今世之士矣可尚也哉又竊念我東禮義素明當時立懂之人甚多如江都則自仙源金相國以下十許人其他所在委命表著者不可勝數且如潔身不污以守其志者如尹公宣

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致皆不可遺也此不須別立傳記只收其行狀碑誌以附於此編之後則其義該矣余老且病未暇於此有志之士尚有以成之也崇禎辛亥七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辛酉正月三十日召對入侍時侍講官趙持謙所啓臣有區區所懷敢此仰達頃日領府事宋時烈入侍時旣以圃隱鄭夢周子孫特爲廩養事有所定奪此甚盛德事也雖在前代忠賢之裔猶加錄恤況於近時忠節三臣豈可無追恤之典乎曾在

丙子之亂彼人索我當初斥和之臣 朝廷知其
必死而不得已以洪尹吳等三臣出送矣 上曰
洪尹吳等 仁祖賜酒而送之矣時諺曰出送時
仁祖揮淚賜酒而諭之曰爾等父母妻子予當撫
恤矣其時事尚可忍言三臣被執入北之後彼人
亟殺故我國不審其沒於何地其後 朝廷憐惻
并官其遺孤而義人之後常多無祿三家子孫皆
夭札凌替貧窮無依殊甚矜惻小臣久在鄉曲未
知其存者幾許而三臣忠烈卓卓如此宜有別樣
追恤之擧令該曹訪問其子孫並爲收錄若其年

幼不堪從仕者則亦依鄭夢周子孫例一體禀養
實合於 聖朝崇節之道矣參贊官李師命曰趙
持謙之言誠是三臣子孫不可不收恤矣 上曰
褒奬節義非但哀其身没而已乃所以樹風聲以
勸將來也洪翼漢等三人當危急之秋秉義徇節
往就死地如赴樂土竟至殞命異域而且不知没
於何所尤可矜惻言于該曹收錄其子孫食物亦
爲題給可也
參贊官李師命所啓臣於三臣事亦有所欲陳達
者自古國家變亂之後亦有忠烈祠建置之舉矣

三臣等實爲千古之所矜惻而國家享祀之典尚
令闕焉豈非國家之欠典乎今若特建祠宇并列
俎豆使後世知國有如此大節之人則亦於 聖
朝有光矣特謚曰臣亦欲仰請此事久矣祠宇亦
傾立於山城矣 上曰亦令該曹議大臣稟處
癸亥五月大臣備局堂上引見時禮曹判書南二
星所 啓領因副提學趙持謙所 啓故掌令洪
翼漢妻與子死節江都事有令該曹訪問其時事
迹之 命矣臣未及廣爲聞見而得見洪翼漢墓
道文字則乃奉朝賀宋時烈之所撰也當江都陷

歿時洪翼漢後妻許氏遇賊不屈鋒刃亂下前妻
子晬元以身翼蔽許氏晬元先死許氏投水死晬
元妻李氏見其姑與夫之死亦爲自刎而死云此
文字可爲徵信故敢達矣領議政金壽恒曰臣亦
粗聞此事而未得其詳矣今聞南二星之言此是
記實文字且異於他人所撰以此可以斷定矣洪
翼漢爲國扶大義至於殺身而忠孝義烈皆萃於
一門待爲旌表似當矣 上曰三人並旌表可也
丙寅六月十三日引見時左議政南九萬所 啓
仁祖朝丁丑年洪翼漢尹集吳達濟死於瀋中國

家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者賴有此三人守正而死國家宜有褒奬之典而其時忌諱不卽舉行孝宗朝始贈堂上職矣臣頃見政府署經謚狀則主簿宋時榮以死於江都追贈右參贊且賜謚以殺身言之則雖無異同若論其樹立則三學士遠出於時榮之上而只贈堂上職實是欠典且聞翼漢之孫爲錫以前參奉遭喪終制後更不收用迫於貧窶賣食京第流離下鄉令該曹收錄以示褒勸之道似可矣 上曰大臣所達誠是此三人正二品贈職特爲賜謚洪翼漢之孫分付該曹卽令

收用可也又所 啓三臣時無議子諡從孫只
朝家既已收錄而並屬[illegible]一室[illegible]
將未免餓死之患此亦可不矜恤[illegible]學[illegible]
救其死何如 上曰令該曹題給廩料
丙寅七月十三日引見時庶敎李頤命所 啓丁
丑斥和三臣 贈諡事 命下矣數日內奉館方
有他議諡之擧似當同爲議定而三臣家諡狀方
未呈到自前雖有因特 敎無狀議諡者不可每
援爲例今番則不得爲之當待諡狀之來到矣說
意敢達 上曰其諡狀不易成出耶李頤命曰三

家俱不無子孫而或在外方或零替僅存裒集言
行爲家狀而後可以托之於文人撰狀以呈其勢
未易矣　上曰此則異於他人無狀議諡何如守
領議政金壽恒曰先正臣李滉之無狀議諡　宣
祖大王有持難之教臣則自前亦以無狀而議爲
未安矣但三臣則國家之所褒贈只在死事一款
則雖無諡狀可以議諡且具狀以請有煩耳目今
姑無狀議諡亦一道矣　上曰大臣之言誠然雖
無諡狀今速議諡可也　贈諡忠正臨患不忘國曰忠以正服入曰正

甲戌正月二十六日延諡于孫禹錫昌平縣任
所吏曹正郎李宇讓傳　命執事玉果縣監南
宅夏同福縣監黃爾章
戊辰二月二十九日南漢行在所引見入侍時領
議政南九萬所啓自　上臨御此地諸處戰亡之
人皆有賜祭之　命其憫忠之意至矣三學士中
尹集吳達濟二人自此城出送則與死於此地者
何異以此曾因筵臣　啓請有立祠此地之命而
因年凶尙今不得擧行云雖曰年凶此祠營立所
費物力不至重大使之從速擧行何如　上曰分

付該曹及本府使之從速舉行可也
二月二十六日 上展謁驪州寧陵二十九日
還到南漢登西將臺大臣及近侍本府留守引
見時有是 命留守李世白即為營立祠宇于
城内厥後因國恤不即奉安癸酉三月十五日
始得奉安
乙酉七月日禮曹判書尹世紀回 啓觀此錦山
幼學吉景祖上疏内辭縁則歷舉洪翼漢尹集吳
達濟為國殺身之節尊周攘夷之意至引斥和之
疏語罵賊之供辭中朝營祠親祭等事縷縷陳請

遣重臣別擇致祭於三臣爲白乎旀加其所贈之
職追贈大匡爲白乎旀旌其門閭以盡奬勵之方
亦爲白有卧乎所三臣扶萬古之綱常立尊攘之
大節炳炳在耳目誠如疏內辭緣其所樹立不可
與一節之士比而同之是白去乙所贈之職止於
二品與循例褒贈者無異則其在崇奬節義之道
實有歉然是白乎旀至於遣重臣別擇致祭事段
當此　聖上設壇親祀之日從享之儀雖不可擧
別遣禮官爲文致祭恐不可已是白乎旀表旌門
閭事段當初盖因忌諱不卽擧行是白乎喻尙未

旋問果是欠典所當依䟽辭施行是白乎矣上項
屢數事俱係恩典臣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啓依 允特贈議政爲良如教
顯節祠賜額祭文 祠號藝文館大提學李敏叙撰定以進落點下
哀我三賢並挺一世聯芳臺省勵操葢挂上人英
猷爭天勁節孤城風雨倉卒事迫生殺虎口命輕
鴻毛乾坤慘裂日月晦韜時之罔極天胡忍斯龍
顔有涙鶴野無涯白鴈不來孤魂何處雲愁浿江
月黑麻渡地分東西義無彼此立祠遺堞于以合
祀一間棟宇萬古風聲清儀若接憤氣如生念惟

忠烈實世罕覯所遭之憯亦古未有溫兒夢裡歸
思可憐柴市帶閭遺贊誰傳愴昔傷今欲語則咽
靈芳來些永享芬苾

知製 教趙持謙製進 落下後趙公長逝兩 仍用於癸酉卷安時

顯節祠祭物陳設圖式

脯籩 登 燭

稷 粟 爵

黍 榛 香盒

神位 祝 幣 爵

粱簋 菹 香爐

稻 芹 爵

鹽 菁 燭

稻米九升青粱米九升黍米九升稷米九升脯十五條形鹽六升生栗六升大棗六升牛藍五斤十兩生鮮九尾芹菹六升菁菹六升清酒三

撫幣帛二十四尺猪一口炭三升黃燭三雙叉一

雙籠燭九柄筆墨各一香一封法油五合三位祭物

祭物元會穀會減器品與江都忠烈祠同每

於春秋仲月中丁齋任率諸生設行享禮而

儀節與書院同香祝自本府備送

桂巖書院奉安祭文

慶尙道榮川郡卽先生胎鄕本郡士人張

璹張楣等率章甫三百餘人剏建書院于

郡南七里許灤邊巖村辛未四月初四

日並享三先生

天降生民土無二王斯或有干悖人其位皇綱昔
頡西藩披猖使价来朝要我同盟僂臣迎合多士
盈庭惟我洪尹姜暨吳公天地經義扶以貞忠曰
彼盟歃在義當絶皇恩久蕪僣度世守謂此可和
其頭可截討罪之嚴秋霜凛冽尊周之意衆星拱
極同聲增氣見蒞以色厲以周旋不懲于終孰謂
降奴偷生啓戎執為兵端来天我陵鄙大窘禁和
議復逞誤我戰守玩寇以倭奕奕南漢遥遥孤壘
感慰潛湟忠文奮武黜我息我執我求降　宗社
汚衊宇宙腥膻主辱臣僇飄搖拘攣利誘威怵謂

志可奪不義不屈我守彌烈先王在天自靖以獻
徇身義大鼎鑊不見森然絕筆留寫正氣終始一
心俯仰無愧慷慨致命從容取義百世聞風疇不
興起登城撫跡有感宸衷命列祀典訓義勸忠惟
此榮鄉忠正桑梓凛然遺風親切仰止有儼廟貌
以妥英靈三賢致一苾芬宜並褒字久腥精應列
星歸遊故國昔公遺韋茲焉揭虔如在洋洋秉彛
同得孰無此良有不感發人而弃褒 前縣監張[illegible]製

褒義祠賜額祭文

忠清道平澤縣即先生桑梓之鄉本縣士

入金祖率傍近章甫建祠于墓下某年某
月某日並享三先生厥後本縣儒生許鎬
上疏請額蒙 允祠號饗文是學金鎮圭撰之以進落點下

維歲次甲申四月庚午朔二十八日丁酉 國王
遣臣禮曹正郎都永夏諭祭于故掌令洪翼漢副
校理吳達濟校理尹集之靈於赫我朝培植士氣
臨危受命世多殉義曷若三臣烈烈危卓昔在丙
子天地癸獨揩山至痛白登深耻霜雪貿貿薺麥
誰是獨扶倫綱隻手撐頹尊周大義昭揭日星胡
銓抗章力排和議魯連斥秦蹈海誓死春秋一統

賴以維持宇宙棟樑亘古罔虧平生素守至死靡
他身殲讐庭氣作山河柴市忠魂異世同科貞松
歲寒砥柱頹波純劉正氣賦與惟均節義成三番
耀千春 聖祖漎訣 寧考詢迹生前異數身後
殊渥㢠予嗣服景慕益切風聲逖遠祀典尚闕士
論不泯規所俎豆于胥湖縣聿創新宇地是桑梓
享并蕊芬若睢陽廟巡遠與雲噫茲時世是何日
月滔灘前甲又𦊓今日天時雖復碩果無徵緬想
毅魄予感罙增肆宣恩額替領泂酌不昧者存尚
歆格 知製教李
東彥製進

旌閭加贈賜祭文

維歲次乙酉十月辛卯朔初十日庚子 國王遣
臣禮曹正郎李能徵諭祭于故掌令洪翼漢之靈
天地正氣鍾以爲人危亂之際抗義殉身克全賦
典用扶彝倫粤惟丙丁邦運否屯驕胡僭逆危機
日臻稽山一盟計出苟安慷慨惟卿瀝血時闇誠
切宗周恥深帝秦要殲虜价痛斥柄臣凛凛其義
烈烈其言遠夫寇迫佩符西垣挺身拜命間道艱
關灑泣馳檄奬率士民一隅孤堞終獲保完狂嬴
喝脅信國拘縶刀戟夠頸處之夷然巡齒已碎蘇

節益堅臨刑一語素守是全惟尹暨吳遂成三仁
區貺嘖舌遠邇聳聞 天王感賞祀事躬親名垂
身後禮隆生前春秋大義日星高懸撐柱宇宙輝
暎千年肆惟 列聖褒郵斯勤惠養老孫甄錄後
昆迨予嗣服睠言寤歎易名增秩哀榮備文建字
宣額侑以豆籩懋樹風聲少慰幽宄天星一再周歲
丁涒灘我心西悲爰設崇壇 帝德敢忘 先志
是遵猶水朝海若星拱辰倘靈有知應感重泉念
卿忠義蓋根乎天矧泛仙槎周樂曾觀尊王一心
炳炳愈丹得正而斃威乾阜焉婦子盡節儘有所

傳綱常萬古賴以維纏有赫其光終不可諼章甫
嚮慕久饋載陳感悼罙深豈報寧慳何以贈之上
相其官曷不璀璨忠臣之門幽塗昭照遺裔御恩
回瞻赤縣滿目腥塵撫今念昔子憶若新魂兮歸
來尚歆苾芬 知製教金興慶製進

平壤祠宇

平安道平壤即先生丙子亂初補外之地
自任所承　命直赴瀋陽殉節之故府中
多士咸取物力營立祠宇丁亥四月日奉
安廟在府西大同江下流北邊

忠烈碑

榮川院丘今為順興東面串川里即先生

胎鄉邑中多士慕義立碑癸亥八月初十

日立

有明朝鮮國學士洪公翼漢忠烈碑

旌閭

忠臣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行通訓大夫司憲府掌令兼春秋館編修官

贈謚忠正公洪翼漢之門

文瀚

烈女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行通訓大夫司憲府掌令兼春秋館編修官
贈謚忠正公洪翼漢妻　贈貞敬夫人陽川許氏
之門

孝子學生洪晬元之門

烈女學生洪晬元妻孺人韓山李氏之門

處士洪公墓表文

嗚呼此處士洪晬元建初及其配李氏墓也建初
性孝其考花浦公諱翼漢嘗病癰甚殆建初吮且

嘗冀年九七崇禎丁丑正月虜陷江都九五日繼
母許氏遇賊不屈遂白刃交加建初以身翼蔽而
死之李氏亦自剄于其傍嗚呼花浦公大節既與
白日爭光而今其家孝烈又如此花浦公可謂有
妻有子而李氏宜為建初妻矣夫禽獸亦有感於
所畜者矧以天叙之懿而化於門庭者耶然而旌
典不及焉惜哉建初母具氏李氏父獲噫俱不死
矣況建初之孝乎故不著後三十七年甲寅九月
日思津宋時烈述

慶尚道高靈即 先生視篆之地隣近士

人李命欽朴始淳尹謙來李彥完及本縣
鄭載韋松金世鉉鄭重夔李東栒諸人己丑
月日經始　院宇于縣東飛鳳山下

花浦先生遺稿附錄卷之五終

花浦先生北行錄遺筆

丁丑年二月十二日使臣有　上尚了意都
了田閫合戰山阿合皇天中滅戮我于
早壞至皇島送後金汗堂總兵上堂趙
原知了了出是可別不食中出此命見錄傳
大中守總鐵有殿山孫留孝舜民流豺來
屈辭舊至金曰　國了至此擒得殘害不足
於也但我照年來出皇皇至死況有　君尚
臣孫為德見錢我縛使食殘遂無民目魁

諭釋漿食訖復好無更悽悽之無窮慕悲爲
行馬困不進率保護于一處
十二日早往此衛之歟後行到倉馬之驛德
寧縣 肅川郡民家備馬驛騎
十四日發肅郡路由安定到安州附近之李
後行飯于路已三十里至嘉山不及移關
于定州郡守尹 林參之營獨留本府申學錄
廷見金息之中抑至矣付于宣川府矣
送奴守午後自安州行 兩雪大作判官送

埒

十六日曉月後渡埒磨魏家村入宿蒲山

驛息六時出發行經漢北處也最多盖于

喜峰關漢之蹄馬憂絶呂通下舞台到蒼

內白馬出傑于內呈治文出乎部南來

十六了黎明府亭都會書院會門北開

樓道戰入庭早閒亭至北辰河亭北位

此り舊亭自如先先北敎大營前花前り

先竹白布此死百何訪根遺其曰曲戰公

既回卜云謂乇彡於衣乳囙乇生呂只回
殘匪陸沸世只 又留登佛前手刀戴入寳
了兵初置兵兵辨流卽差弱長人踊卑人會
多渡龜身下馬里號川人渾地金注呈
踊卑領人論多軍高阜三亭嗣戰三多
如人出馬白去貞來呈多甬金弟安勿踊串
頭人澡假林屠巴摩梅世淌人比任多於刀
馬食人拜巖差在白去呈戴次子民兀金寸下弁
十二人同日午浩行程出宿于崇祠 旧鐵

平一

十月殷所起程汴水爲岸渡貝九沈濟之

彼臺城彌滿勇在山宿康城詳究號是夕夢

譬多下回旋後食之衛

十九日遇風雪仍宿形跡詳人來吉川之例

可安妨冊師之及自宙守日是何和正觀之

乎日月未及通去候十里乎氣微暑月止一

食風勢爲飲四穿人來見何可整頓之乎

來之由且是可歎以爲之故曰我曰了分之言也

人少已等意来去安飢之仍舒靑傷出食出
僕我曰学有り罗訴到廉仍汙名征緣子宜
久推直至舊紫稻自鴉驛江到直子名信於
子切亏旧見若等界之子路漢山川荒流
草前言仍於書後合隨仰島程一靜以上
更飢得去名像累列前發至寡一生子方
子報天皇吾僅及 來日ノマノ字取到于
汙立一路懶後晝史靜住矣
子了自用下子僅担猩普後買見大能證

中樞仁聰從南峯之製題手以給平達

謹

第二首宿川詩號

第三首宿旧宣尔之勢撒害去妻色西閣

第四首宿陶河謹信無牙支半馬

此具

第五首令方到儀風自然伸之以後短

儀協凡九之辭然人載移下物出儀不給

川見一章歸首消款出在而多為完宅守

其方氣也隨意流而已傳人莫假至之

然不論之已節持録上四字是善人不能繼

然居住真體若乎人之之矣善人在我

隨界小間乎之即以流曰真出自如若

又 方在天子和之要而隱動後動子見

吾民亂名有先印混名質忠臣而出金居

總之習道者在見佛　士義者果行り

常來目吾中中安令參問之可而何而從

吾有也也實為可式云生或曰吾動亦覺

宦宣之遷焉何同流自儲務多三元人人
號欲無事乃從由于
年 月 日 某頓首
年 月 日 某頓首
年 月 令監金史承新命即當陞官舍
于彼所蒙大博士新除間無一漏義
也為何以尋常事虎如有言無讓又云爾
莫為兄用之積乃然不畏男女出並中
此無惟見焉文覓學文善見意自男父出何大

跋記

二十九日無事留宿

三月初一日無事留宿

初二日無事留宿

初三日無聊留宿寂寂孤吟得一律曰細柳絲

多柳綠臨溪鳥雙舞流春鶯轉暮林荊花錯

春為紛紛詩壁落白芳中來風飄袖石

隱山動雲八影形月照開照開擬咏

聊爲而爲辭日深寒眼

初學行日處錄

花浦先生北行錄終

寄聘丈 上 遺筆

聘答

伏承神祺云云氣象

舊生免因經歲

勿以戰之爲慮

母多與此母連婢保全

矣哉我抱蜀乎自

亶川伺寫如任乳如

昊

丁丑有秋開文恩

兄喪前 謹上疏狀 吳 日某

洪生員 宅

近甚是節伏惟霜露

氣候若何伏念易爲已未佗

保之但切此言甘以經四朔

閒者何況今時乎懷望親

危處傳於且奉乃以辭

弟頃勿我自端務安乎

弟以勝捷爲拔跨區店頭
女子兒也手案丶以爲告女
伯之氏於子是係悉多田仍
便具數多罷
乞如譯上冊

丙子三月初四 一 金弟算讓

豚子與人到接去不得還
上冊 幼後便姑上

龍浦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花浦先生集跋

右花浦洪忠正公遺草若干編尤庵宋先生所爲序而其嗣孫禹錫敘次之所入梓也古者劉國之臣稱其天子曰陪臣陪之爲言重也陪臣之

於天子固有君臣之分而視
王朝之臣則有間其以陪臣
之蹤遠而為天子守義誠傳
記之所未聞也惟公大節垚
或擬之澹庵而余謂為澹菴
易而公則難況其不幸又何

可同日語哉夫宋之於金人
有不共一天之讐故當時婦
孺亦以爲不可媾若我丙子
事謀國者謂虜雖悖於 中
朝我不宜挑釁而公乃以義
無二帝抗虜議而極言之則

公之所爲已不翅難矣澹菴
雖坐此流遷猶得生還亦公
則時宰假手彼虜亦甘心嘻
其憯矣公雖不幸亦然其所
成就之巍卓炳煥踰於澹菴
其書示虜庭者辭嚴義正語

白刃而其操不少撓于以明
夫大一統之義於天下後世
此其功烈豈二十年胡馬不
南之所可方者哉且詹菴嘗
非親北面宋朝者乎此公
之所以尤難也公之正氣固

斥和之疏就死之後亦其
詩之間虜僭號不書憤者已
有蹈海之志寶山城諸作又
皆激烈懇惻可見其爲忠孝
所感發未知誠齋所稱澹菴
嶺海詩亦如是否也噫公所

言與所遭旣前古所罕而其
所樹立又無與比則凡有秉
彝者所以憫其禍尚其節而
貴重其文字當如何若菴朱
夫子序戊午讜議闡揚其義
使至今暎人耳目於澹庵而

猶如此令以宋先生之遺晦
翁瀛門不發揮公遺文靡有
餘藏則吾知斯編之傳將與
天壤俱敝也不佞又安敢容
喙於其後哉不抑余王父大
嘗上章請斬虜使終又臨難

殉義其事有與公相類余故
慕公之深不亦叙之所以
要余識卷尾也玆書其所藏
者以復于叙云
崇禎甲申後六十六年仲春
下澣光山金鎭圭謹書